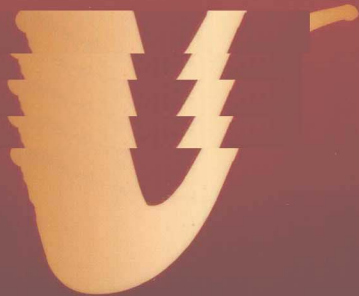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冒险史

—— [英] 柯南·道尔 / 著 朴海宇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杂的礼节，因此仍然居住在我们那座位于贝克街的屋子里，一头扎在那些旧书堆里。他一周吃可卡因，另外一周又干劲儿十足，就这样轮流陷入用药物带来的睡眠状态和他自己那种强烈性格的饱满精神状态中。就像平常那样，他还是陶醉在钻研犯罪行径，而且用他出众的才华和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去寻找那些情况和解除那些难解的谜团，而这些谜团在官厅警察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解答而被撒手不管了的。我时不时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有关他行动的消息：比如有关他被调到敖德萨去处理特雷波夫凶杀案，有关侦破亨可马里十分奇怪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还有最后有关他给荷兰皇家办完的那么巧妙和出色的使命等等。和别的读者一样，我对这一切都不过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此外，我对我的老友和同伴的别的事情，则知道得少之又少了。

一天夜晚，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的夜晚，我在出诊返回的路上，刚好走过贝克街。那座房屋的大门，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总是把它和我所追求的东西与“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奇事情结合在一块儿。我经过那扇大门的时候，忽然产生了和福尔摩斯聊聊天的强烈欲望，想了解他那不同寻常的智力现在正投入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他那儿几间房子灯光通明。我仰头看去，能够看到映在窗户帘子上的他那瘦瘦的、高高的黑色侧影闪过两次。他把头低垂在胸前，双手紧紧地握着放在身后，快速又迫切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非常了解他的种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对于我而言，他的姿势和举动本身便表现出那是怎么回事——他又开始工作了。他必定刚刚从用过药以后的睡梦中起床，正全身心地寻找某些新问题的线索。我按了按电铃，接着被带到一个房间里，而这个房间过去曾有一部分归我所管。

他表现得不怎么热切，这种情形是非常罕见的，可我觉得他见到我的时候还是愉快的。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但是眼神亲热，指向一张扶手椅示意我坐下，接着将他的雪茄烟盒扔过来，同时指了一下摆放在墙角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他在壁炉的前面站着，以他独有的内省表情望着我。

“婚姻对于你非常合适。”他说，“华生，我觉得从我们上次见面到今天，

种毫无希望的神情把脸上的面具拽下来丢在地上。“没错，”他叫道，“我正是国王，我没有必要骗你？”

“哼，千真万确？”福尔摩斯轻声说道，“陛下没有开口，我便知道我将和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谈话。”

“可你应该理解，”我们古里古怪的来客再次坐下，用手摸了摸他那高高的、白嫩的脑门儿说，“你能够理解我是不习惯亲自做这种事情的。然而此事这么巧妙，致使假如我对一名侦探说了，便只好让自己担任起指使的职责。我是为向你征求建议才暗暗出访，由布拉格来到这儿。”

“尽管说吧。”福尔摩斯说，与此同时，又将眼睛闭上了。

“此事概括来说是这么回事：大约在五年前，我去华沙进行长时间访问时，结识了赫赫有名的女探险家艾琳·阿德勒。毫无疑问，你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

“医生，请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查询一下艾琳·阿德勒。”福尔摩斯轻声说道，但眼睛却没有睁开一下。多年以来，他用这种方法将关于很多人和事情的一部分资料贴上签条提供查找。所以，如果想提一个他无法立刻提供出情况的人或者事情很难。有关这一案件，我找到了有关她亲身经历的资料。它放在一个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块儿有关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事官这两份历史资料当中。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哼！一八五八年在西泽州出生。女低音……哼！意大利歌剧院……哼！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想起来了！已经退出歌剧舞台……哈哈！居住在伦敦……完全正确！根据我的理解，陛下与这个年轻的女人有关系，您曾经给她写了几封会让自身受到拖累的信件，如今正急着想把那些信找回来。”

“完全正确。然而，怎样才能……”

“以前同她秘密结过婚么？”

门前停下，两骑马正气喘吁吁地呼出热气。我给了车钱，赶紧来到教堂。在那儿除了我所跟踪的两个人和一个穿着白色法衣、仿佛正在劝说他们什么似的牧师以外，空无一人。他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站在圣坛前面。我就像偶尔逛游到教堂里来的其他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徒步沿着两边的通道走到跟前。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刹那间在圣坛前面的这三个人都回过头来面对着我。戈弗雷·诺顿用足了力气向我这边跑过来。

“‘感谢上帝！’他叫着，‘有你就可以了。过来！过来！’

“‘怎么了？’我询问道。

“‘过来，老兄，过来，只需要三分钟就足够了，否则就触犯法律了。’

“我是被他们连拉带拽到圣坛跟前的。我还没有搞清我在哪儿站着以前，就发现我自己正轻声地对我耳朵旁边悄悄的话语做出了回答，为我一概不知的事情作证。总而言之，是帮着让没有结婚的女人艾琳·阿德勒和单身男人戈弗雷·诺顿成为一家人。这些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办完的。然后男方在这边向我表示谢意，女方在那边向我表示谢意，而牧师则对着我笑——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无比荒唐的场景。先前，我一想起此事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看起来他们的结婚证据不太合法，牧师在没有证明人的前提下，嫣然回绝为他们当证婚人，多亏我的露面使新郎不至于一定要跑上大街寻找一位傧相。新娘奖赏我一镑金币，我准备把它系在表链上挂着，作为这次偶遇的留念。”

“这确实是一桩彻底想像不到的事情。”我说，“在这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哎，我感到我的计划遭受到了严重的要挟。看来这一对有可能马上离开这儿，所以我一定要采取快而有效的办法。他们在教堂门前告别。他坐车返回坦普尔，而她返回自己住的地方。‘我还像往常那样，五点乘车去公园。’她和他分别的时候说，我也就听到这些话。他们各自坐车朝不同的方向驶去，同时我也离开那儿去计划自己的事。”

“什么样的计划？”

“一些卤牛肉和一杯啤酒。”他按了按电铃回答道，“我始终忙得无法拖

一片。街头转弯处围着一群穿得衣衫褴褛、吸着烟、又说又笑的人，一个带着脚蹬磨轮的磨剪刀的人，两个正和保姆挑逗的警卫，还有几个穿着像样、嘴中吸着雪茄烟、不正派的年轻人。

“你瞧，”当我们在房屋前边来回走动时，福尔摩斯说，“他们结了婚反而使事情变得简单了。那张相片如今成了双刃武器了，完全有可能她害怕被戈弗雷·诺顿发现，就像我们的委托人害怕被公主看到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去什么地方找那张相片？”

“确实如此，去什么地方找呢？”

“她把它带在身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是一张六英寸的相片，如果想在了一件女人的衣裳里面轻而易举地藏起来，怎么都有点儿大了，并且她知道国王是有可能打劫和检查她的——这种尝试已经有过两次。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她是不可能把它带在身上的。”

“那，在什么地方呢？”

“有两个可能，要么在她的银行家手里，要么在她律师的手上，可是我却认为无论哪种都不太现实。女人生性就喜欢保守秘密，她们爱好用自己藏东西的方式去做。她为什么要把相片给其他人呢？她对自己的保护能力是坚信无疑的。但是一个处理实务的人会遇上什么间接的或者政治的阻碍，那她就知道了。除此之外，你千万不要忘了她执意要在几天内利用这张相片的。所以必定在她顺手就能取到的地方，必定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可是那房间已经两回被盗窃了。”

“嗯！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寻找。”

“但你又什么样的方法寻找呢？”

“我根本用不着去找。”

“那你怎么做？”

“我要让她自己把相片拿给我看。”

“她不会那么做的。”

“我也猜想到是这些了。”

“在两边争论起来时，我手中有一小块湿乎乎红色颜料。我跑到前面，倒在地上，把手马上遮在脸上，就成了一个让人同情的模样。这是一套旧把戏了。”

“这个我也能摹仿出来。”

“接着他们把我抬到里面。她只能让我进去，不这样做她又还能怎样做呢？她把我安顿到起居室里，这恰恰是我猜测到的那个房间。那么相片就藏在这个房间和她的卧室中间，我打算要看看究竟是在哪一个房间。他们把我抬到长长的沙发上，我假装出需要空气的姿势，他们不得不打开窗子，这么一来，你就有机会了。”

“这些能帮你的忙吗？”

“这简直太重要了。当一个女人一想起她的房间失火的时候，她就会下意识地马上去救她最宝贵的东西。这种根本无法抵抗的冲动，我已经三番五次地用过了。在达林顿顶替丑闻案件中，我用了这种方式，在阿恩沃思城堡案中同样是用这种方法。成家女人马上抱起她的孩子；没有成家女人首先把手朝珠宝盒伸过去。如今我已经知道，在这个房间的东西里，对于我们这位夫人而言，再也没有比我们寻找那件东西更珍贵的了。她绝对会冲在前头把它抢到身旁。失火的警报放得不错，喷射出来的烟雾和叫喊声足能震撼钢铁般的神经。她的反应妙极了！那张相片珍藏在壁龛里，这个壁龛正好处于右侧铃的拉索上边的那块能移动的嵌板后面。她在那个地方只呆了一会儿。当她把那张相片拿出一半时，我一下子就看见了。当我高声叫喊那是一场虚惊的时候，她再次把它放到里面去了。她看了看烟火筒，就跑出了房间，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她。我站起身来，找个理由悄悄地溜出那个房间。我曾迟疑是不是应当试着把那张相片立刻搞到手，可是马车仆走进来了。他留意看着我，所以需要等待机会，这样好像安全点儿。要不然的话，只要有一丁点过于粗鲁，就有可能把整件事儿弄糟。”

“那就来吧。我只想马上去。”

“我们一定要雇一辆出租马车。”

“不用了，我的四轮马车已经在外边等着呢。”

“这样就更加方便了。”我们从台阶上走下去，又开始行动去葫芦寓了。

“艾琳·阿德勒早已嫁了人，”福尔摩斯说。

“嫁人！什么时间？”

“前一天。”

“嫁给什么人了？”

“嫁给一位名叫诺顿的英国律师。”

“可她不会爱他的。”

“我倒是期望她能爱他。”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陛下担心以后会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了。要是这个女人爱她的丈夫，她就不会去爱陛下；要是她并不爱陛下，那她便没有道理去干涉陛下有什么打算了。”

“确实是这么回事。然而……啊，要是她同我的身份相同就好了，她会成为一位多么伟大的王后啊！”说罢他又陷入阴郁的静默中，直到我们停在巨蛇头大街上的时候都处于这一状态。

葫芦寓的那扇门敞开着。一个年迈的女人在台阶上站着，用一种轻视的眼神看着我们走下四轮马车。

“我想你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对吗？”她说。

“我就是福尔摩斯。”我的伙伴对她的回答感到纳闷，或多或少带有一点儿惊讶凝望着她。

“真的是！我的女主人吩咐我说你很可能会来。今天清晨她和她的先生一块儿离开这儿了，他们是坐五点一刻的火车由蔡林クロス去了欧洲大陆。”

“啊！”歇洛克·福尔摩斯倒退了几步，气恼和诧异使面色变得苍白。“你

你明天到来的时候将会看到这个房间空荡荡的。而那张相片，你的委托人可以安心了。我爱一位比他优秀的人，而这人同样爱着我。国王可以干他想干的事情，而用不着忧虑他误会过的人会对他有任何阻碍。我保存那张相片，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这是珍藏一件将再也保护我不遭受到他以后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伤害的武器。我如今留给他一张他或许愿意保存的相片。

谨启向您——亲爱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表示敬意。

琳·阿德勒·诺顿敬上

“多伟大的女人啊——噢，一个多伟大的女人啊！”当我们三个人同时读这封信的时候，波希米亚国王这样叫喊出来。“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她很敏锐和果断？如果她能做王后，那她不正是一位让人佩服的王后吗？真遗憾她和我的身份“地位”和“水平”在英文中全都是“level”，词意双关不同！”

“由我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的而言，她的水平确实和陛下大不相同。”福尔摩斯冷冰冰地说，“我很扫兴没能让陛下的事儿得到一个更加圆满的结局。”

“我亲爱的先生，这可正好相反！”国王说，“再也没有什么结局比这个更加圆满的了。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那张相片如今就像它已经被毁掉一样让我感到安心了。”

“我为听到陛下说这样的话而开心。”

“我对你的恩情真是报答不完。请告诉我该给你什么样的酬报才好吧。这枚戒指……”他从他的手上摘下一枚蛇形的绿色宝石戒指，放在手里递给他。

“陛下，我觉得有一件比这枚戒指更有意义的东西。”福尔摩斯说。

“只要你说出来，任何一件东西都行。”

“这张相片！”

国王吃惊地瞪大双眼凝望着他。

“相片！艾琳的！”他叫喊道，“你如果想要它的话，当然行。”

办公室邓肯·罗斯处提出申请名额。

我把这则奇特的广告念了两遍以后，不由得叫喊道：“这到底是怎么了？”

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咯咯地笑得乐不可支，他开心时经常这样。他说：“这则广告很奇特，对吗？行了，威尔逊先生，你如今就尽情地把有关你自己的全部，还有和你居住在一块儿的人，这则广告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全部说出来吧。大夫，你首先把报纸名称和时间记录下来。”

“这则广告是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纪事年报》，恰巧是两个月前的。”

“不错。行了，威尔逊先生，请讲讲吧。”

“唔，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我先前告诉你的，”杰贝兹一边用手擦拭他的脑门，一边说，“我在市区旁边的科伯广场开办了一家小典当铺。那儿生意不算大，最近几年我只能凑合地依赖它维持生计，以前还能够雇用两个伙计，可如今只雇了一个。连这个伙计，我也快要雇不起了，假如不是他为学会干这个生意情愿只获取一半工钱的话。”

歇洛克·福尔摩斯问：“这位喜欢帮助他人的小伙子叫什么？”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实际上他也挺大了，只是究竟多大年龄我也不清楚。福尔摩斯先生，我这个伙计特别聪明能干。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原本可以过更舒服的日子，挣到比我给他多一倍的工钱。但是，无论怎样，既然他很知足，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劝说他呢？”

“噢，千真万确？你能够用比市价还要低的工钱雇到伙计，好像运气挺不错了。这在像你这种年龄的雇主中，可不是件普通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否就像你的广告那样很独特。”

威尔逊先生说：“啊，他同样有他自身的缺点。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喜欢拍照片。他带着照相机四处拍，但就是不求上进。他刚刚拍完就赶紧跑到地下室里去洗，迅速得就像兔子钻进洞里一样。这是他最大的缺点，可是，总而言之

之，他是个不错的工人，他的心眼儿并不坏。”

“我猜测，他如今还是跟你在一块儿吧。”

“对，先生。除了他，还有个小姑娘，十四岁了。这个小姑娘做饭、整理房间。我房间里就只有这些人，原因是我是一个鳏夫，我没有结婚。先生，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在一块儿住，欠钱一块儿偿还，如果没有其它的事情可以去干的话。

“打搅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这则广告。凑巧在八个星期前的这一天，斯波尔丁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这份报纸。他说：

“‘威尔逊先生，我向上帝祈求保佑，我真期望我是一个长着红色头发的人啊！’

“我询问他，‘为什么要那样？’

“他说，‘为什么？红发会目前又有一个空位置。谁如果坐到这个位置上，那真是发了一笔大财。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空缺的位置比谋求职业的人还要多，受委托处理那笔财产的理事们简直不知无措，有钱无处花。假如我的头发能够变颜色那该多好啊，这个挺好的安乐窝就该等着我去享受了。’

“我问他：‘那又怎么了？’福尔摩斯先生，你可知道，我是个经常呆在家里，很少出门的人。因为我的生意是送到门前的，不必我去外边东奔西走找生意做。我通常接连几个星期都不出门，因此对外面的世界见识很少，我总是愿意能听到些什么情况。

“斯波尔丁睁大双眼反问我一句，‘你从没听说过有关红发会的事情吗？’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这么说不反而让我更加纳闷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资格去应聘那个空位。一年才给二百英镑，可这份工作并不苦，假如你已经有其它的工作也无关紧要。’

“不错，你们很容易就能见面，这真让我洗耳恭听啊，因为很多年以来，我的生意不太好，要是这笔生意之外的二百英镑能够挣到手，那真是得来全不

来。我清清楚楚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很圆满。但是我一定会小心从事的，因为我们曾经两次被带着假发的坏蛋、一次被染了头发的坏蛋蒙哄过去了。我可以对你说一些关于鞋蜡的事情，你听了以后会感到厌恶的。’他来到窗子那儿拼命大叫：‘已经有人填上为个空闲的缺位了！’窗子下边传来一阵希望破灭的叹气声，人们三五成群地向各个方向散开。他们走了以后，除了我和那个干事以外，再也看不见一个长着红头发的人了。

“他说，‘我的名字叫邓肯·罗斯先生。我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尊贵的施主遗留基金的养老金领取者。威尔逊先生，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家呢？’

“我答道，‘没有。’

“他的脸马上阴沉下来。

“他一本正经地说，‘哎唷！这可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所说的情况使我感到遗憾。当然，成立这笔基金的意图既是为了维持，同时也是为了养育更多的红头发的人。你居然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独身，那简直太糟糕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到这番话感到灰心丧气。我那时心里思忖道，这下完了，这个位置终归是坐不成。可是他考虑了片刻接着说道：‘那也不重要。’

“他说：‘假如是其他人，这个缺陷或许是倒霉的。可是，你的头发长得这么漂亮，对于你这种人，我们非开先例照顾一次不可。你什么时间可以到这儿来上班？’

“我说，‘唔，事情不太好办，因为我已经开了一个铺子。’

“文森特·斯波尔丁说，‘那没关系，我能够帮你照看你它。’

“我问道，‘几点至几点是上班的时间？’

“‘上午十点至下午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开当票的人的生意大多数都在傍晚，尤其在星期四或者是星期五傍晚，这恰恰是发薪水的前两天，因此在上午多挣一些钱对于我来说再惬意不过了。并且我知道我的伙计人品很好，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是可以照管好一切的。

“我返回我在科伯广场的那个家。我接纳了我伙计的劝说，但是他的劝说压根儿就帮不上我的忙。他只是说，假如我耐下心来去等待，或许能够接收到来信，从中获得情报。可是，福尔摩斯先生，这番话不是太好听，我不想不通过奋斗就丢掉这么好的一个职位。因为我听说你愿意为不知该怎么办的穷困人想办法，于是我就马上来你这儿了。”

福尔摩斯先生说：“你这是理智的选择。你的案件是一件很伟大的案例，我很愿意去处理。从你对我说的情况来看，或许它牵扯的问题要比猛地看上去更加厉害。”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够厉害的啦！你想一下，我每个星期损失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接着说：“就你自己而言，我觉得你不应当埋怨这个独特的团体。恰恰相反，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轻而易举地挣到三十多个英镑，先不提你抄写了很多用字母 A 打头的词，增加了很多的知识。你做这些事情并不赔本嘛。”

“是不赔本。可是，先生，我想知道那究竟是怎么了，那些人是什么来历？他们把我当成笑柄的意图又是什么——假如真的是取笑的话。他们耍这个花招可是破费了大量的钱，开支了三十二个英镑。”

“这点我们将尽力为你搞清楚。可是，威尔逊先生，你首先必须对我向你提出的一两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一，让你留心看那则广告的伙计，在你那儿呆多长时间了？”

“就在这件事发生前的大约一个月里。”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过来的？”

“看广告以后来应聘的。”

“只是他一个人过来申请吗？”

“不是，大约有十多个人申请。”

“为什么要选他呢？”

“因为他机灵，省钱。”

“事实上，他只是领取一半的工钱？”

“没错。”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长得什么样子？”

“小个子，身体强壮，动作快；尽管年纪可能超过了三十，脸上的皮肤却很滑嫩。他的额头有块被硫酸灼伤的白疤痕。”

福尔摩斯非常高兴地在椅子上直起身体。他说：“这些我全都想到了。你有没有留意他的两个耳朵打上了戴耳环的小洞？”

“没错，先生。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是一个吉卜赛人为他打的小洞。”

福尔摩斯说：“嗯，”慢慢地陷入了沉思，“他还在你哪儿么？”

“噢，对，我就是刚从他那儿过来的。”

“你不在时生意始终都是他一个人照看么？”

“先生，我对他做的工作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上午原本生意就不火。”

“好了，威尔逊先生，我将愿意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把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期望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

客人离开后，福尔摩斯对我说：“好了，华生，你认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这件事太奇怪了。”

福尔摩斯先生说：“通常情况下，越是希奇的事情，一旦水落石出，就看得出并不是那么深奥。那些平平常常、毫无特点的罪行才真正让人疑惑不解。正如一个人的冷淡完好的脸最无法辨认一样。可是，我一定要马上采取行动去解决这件事。”

我回答：“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他答道：“吸烟，这是要吸够三斗烟才能够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请你在五十分钟以内别和我讲话。”他把身子蜷缩在椅子上，干瘦的膝头将要接触到他那鹰钩鼻子。他合上眼睛静静地坐在那儿，嘴里叼的那只黑色陶器制作

他轻声说道：“一切都相当顺利。你有没有把凿子和口袋带来？天哪，大事不妙！阿尔破，跳，马上跳，其它的让我一个人来应付！”

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站起身，蹦过去一下子就把这个悄悄潜进的人的衣领扯住。另外一个人迅速跳回洞中。我听见拽烂衣裳的声音，琼斯当时一把扯住他衣裳的下摆。有一把左轮手枪的枪管在亮处晃了一下，可福尔摩斯的打猎鞭子突然抽打在那个人的胳膊上，手枪噹啷地一声落在石板地上。

福尔摩斯不动声色似地说：“约翰·克莱，那根本不管用，你脱不过这一关。”

对方镇定自若地答道：“我认为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的好朋友会安然无恙的，尽管我见到你们拽住了他衣服的一角。”

福尔摩斯说：“有三人早在那边的门前守护着他呢。”

“哦，千真万确，你们做事好像很周全。我应当向你们表示钦佩！”

福尔摩斯答道：“和你一样。你的那个红头发主意很新奇，也很有用。”

琼斯说：“你将会和你的同伴高兴地见面。他钻入洞中的举动比我要快得多。让我把手铐起来吧。”

在手铐把我们的战俘的手腕铐起来时，他说：“我恳求你们别用你们那肮脏的手接触我。你们或许不知道我是皇族的后代。我还想请你们和我讲话的时候，在什么时候都要用‘先生’和‘请’字。”

琼斯睁大双眼，不由得笑着说：“没问题，‘先生’，请你走上台阶吧，去那上边，以便我们找辆马车将阁下送往警察局里。行吗？”

约翰·克莱稳重地说：“这样好点儿。”他向我们三个人马上行了个礼，接着一声不吭地在警探的监视下走出去。

在我们跟随在他们后边走出地下室里时，梅里韦瑟先生说：“我简直不知道我们银行应当怎样感谢和报答你们才好了。无疑，你们用了最谨慎周全的方法来侦查和破案；这个案件是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最精心谋划的一桩盗窃银行案。”

福尔摩斯说：“我本人就有一两笔帐要同约翰·克莱算一算。我因为这个案件开支了一些钱，我想银行会偿还给我这些钱的。可是，此外，我还获得别的方面的优厚酬劳，这次破案的经验在很多角度都是独具特色的。单凭去听那个红发会的完全不同寻常的故事就已经受益匪浅了。”

一大早，我们在贝克街喝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时，福尔摩斯解说道：“华生，你瞧，从事情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这个红发会的那个罕见奇怪的广告和抄《大英百科全书》的惟一可能的意图，是使这个头脑不清的当票老板天天都离开他的店铺几个钟头。这种手段很新颖，真的很难想像出比这还要精巧的法子。这个法子毫无疑问表明了克莱的奇特想法，他把和他一伙儿的头发颜色相同当成利用品。每个星期四英镑绝对是引诱他的鱼饵。对他们这些想把千千万万英镑搞到手的人而言，这些钱又算什么呢？他们刊登了广告，一个流氓弄了一个暂时办公室，另外一个流氓鼓动他去申请那个职务。他们合伙来确保他每个星期每天上午从他的店铺里走开。从听说那个伙计只拿到一半工钱开始，我就发现，很明显他去那个当票做伙计是有什么特殊目的的。”

“然而，你怎么猜测出他这样做的目的呢？”

“假如在那个店铺中有女人，我原本会疑心那也只不过是些低俗的风流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这个当票老板做的是平平常常的小生意，当票中没有任何值钱物品，不值得他们这么精心谋划，破费那么多钱财。所以，他们的对象就绝对没有在当票。那会弄什么呢？我记起这个伙计爱拍照，想起他常常出入在地下室里这个阴谋。地下室！这就找到了这个繁琐的案件的线索。接着，我调查了有关这个奇怪的伙计的一些事情。我发觉，我的敌人是伦敦脑子最清静、胆量最大的罪犯之一，他在地下室里耍花招，并且要接续数月每天做很多个钟头才行。还想问一下，会干什么呢？我认为除了挖出一条通向别的楼房的地下通道外，不会是别的东西。

“当我们去观察作案地点的时候，我心中就明白一切了。我用手杖敲击人行道令你觉得诧异，我当时是想弄清地下室是向前还是向后伸展开的。它不是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站在拉起窗帘的窗子前面，向下望着那阴沉而又清冷的伦敦大街。我掠过他的肩膀向外望去，对面的人行路上有一位个子高大的女人站在那儿，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厚的毛皮围巾，缀着一根又大又卷曲的羽毛的宽檐帽，以德文郡公爵夫人俯首弄姿的姿势，斜戴在一个耳朵上。在这种美丽的打扮之下，她神色不安、犹豫不定地朝上望着我们的窗户，并且身子晃动着，手指焦急不安地玩弄手套的纽扣。忽然，像游泳者从岸边猛地跳入水中一样，她急速穿过马路，我们听见了一阵响亮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将烟蒂丢在壁炉中，说道：“这样的征兆，我过去曾看到过。在人行道上晃来晃去时常是代表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希望询问一下其他人的看法，不过又下不了决心是不是应该把这么微妙的事儿告诉人家。就在这件事上也得加以区分。当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干了有负于她的事情时，她再也不摇晃了，一般的征兆是着急得将你的门铃线都扯断了。眼下这个我们可以当成一个恋爱事件，但是这个女子并不太生气，而不过是茫然或者悲伤。多亏现在她自己前来拜访，我们的疑问也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了。”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人叩响了门，身穿号衣的男仆走进来通报玛丽·萨瑟兰小姐前来拜访。话刚刚说完，这个女客便在他的穿着黑颜色的号衣的矮矮的身体后边，好像跟随领港小船一起到来的一条商船。福尔摩斯用自己从容不迫而又很有礼貌的不同寻常的态度迎接她，他顺手关上门，稍稍弯腰行礼，要她在扶手椅里坐下来，一会儿的工夫，就用他独特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色把她认真观察了一遍。

他说：“你近视眼，要打这样多的字，不感到有些费力吗？”

她回答说：“起码的确有些费力，不过如今不必看就清楚字母所在的地方了。”忽然，她明白了他的问话的一切含义，觉得非常吃惊，抬起眼睛看着，她的宽大而又性格温和的面孔上显出惧怕与惊奇的神色。她嚷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否则，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说：“别紧张，我的职务就是得了解一些事情。可能

谈的。福尔摩斯先生，我讨厌这么做。因为他只比我年长几岁，却必须得获得他的准许，说起来实在荒唐，不过我喜欢光明正大地干事，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寄到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然而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上，这封信被退了回来。”

“这么说，他并没接到这封信？”

“是啊，先生；因为这封信到了那儿的时候，他正好已出发返回英国来了。”

“噢！真是不巧。那么，你的婚礼是定在周五。是预定在教堂举办吗？”

“是啊，先生，不过悄悄的，丝毫都不声张。我们打算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办婚礼。婚礼以后去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默坐在一辆两轮双座马车里来接我们。不过我们有两个人，他就叫我们二人坐进这辆马车，那个时候街上正好驶来另一辆四轮马车，他本人就登上那辆马车。我们先到达教堂，四轮马车紧跟着抵达的时候，我们等着他走下车来，却没看到他走下马车。马车伙从位子上跳下来，瞧了瞧人已经没有影踪、消失不见了！车伙说他想不出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坐到车厢里面去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在上周五，从那往后，我就再也没听见有关他的事情了。”

福尔摩斯说：“无疑他这么对你，是对你莫大的羞辱。”

“噢，不，不，先生。他对我好极了，非常关心，不可能就这么离开我的。您看，他一大早就告诉我，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我都必须忠诚于他；就算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情而迫使我们两个分开，我也一直会记着我对他已许下的诺言，他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让我兑现这诺言的。在结婚的那天早上，说这种话好像有点儿令人不解，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上看，这是有意义的。”

“能够断定这是有意义的。那么，你自己也觉得他遇到预料之外的灭顶之灾了？”

“是的，先生。我想他预先料到会发生什么危险，要不然他不会说这种话的。然后，我相信他所预料到的事情毕竟发生了。”